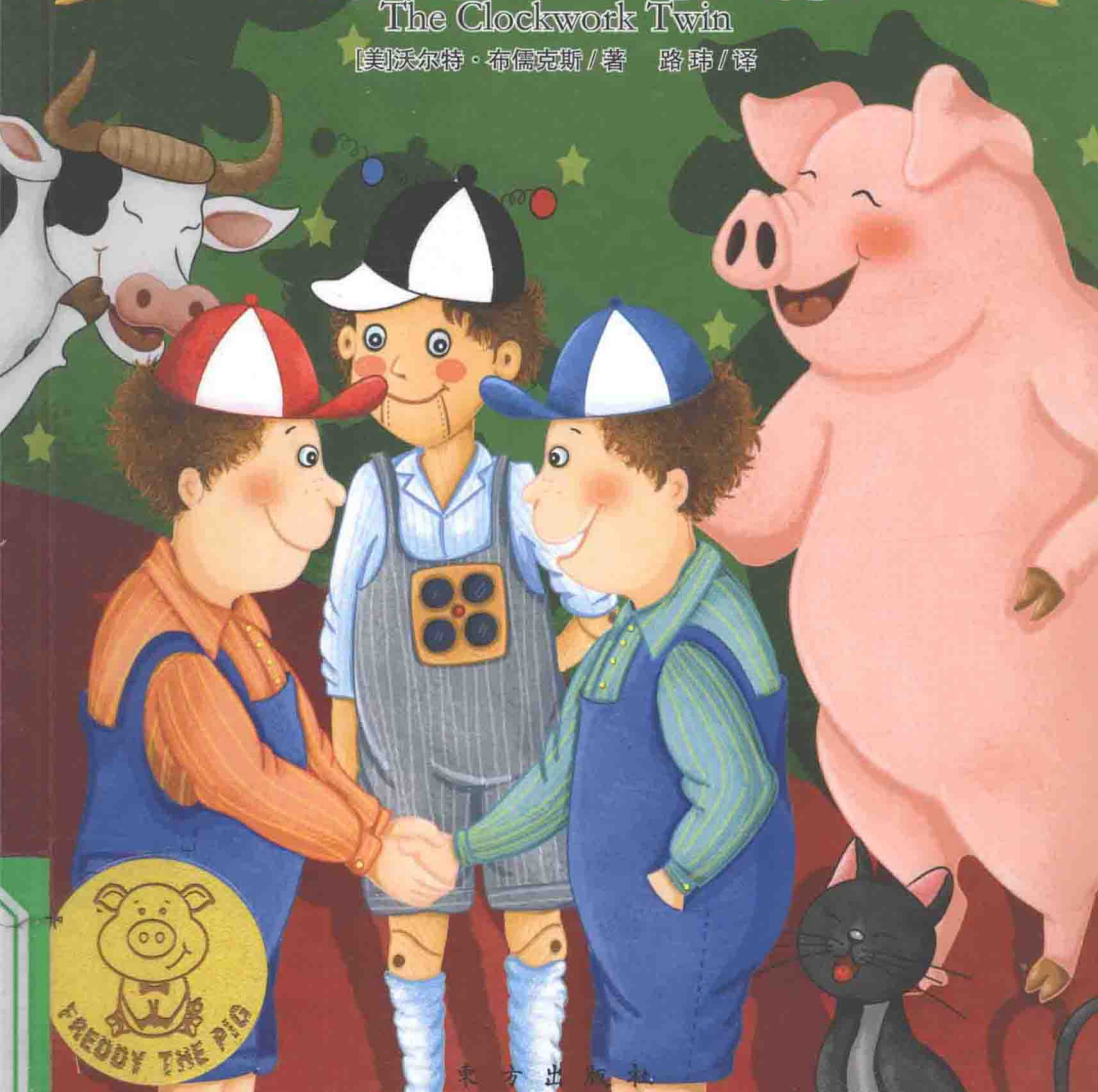


影响了四代美国人的儿童经典

# 福瑞迪与三只弟

The Clockwork Twin

[美]沃尔特·布儒克斯/著 路玮/译



东方出版社



# 迪瑞迪 与三只弟

The Clockwork Twin

[美]沃尔特·布儒克斯/ 著 路玮/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瑞迪与三兄弟/(美)布儒克斯 著;路玮 译.—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2.7  
(小猪福瑞迪)

ISBN 978-7-5060-5120-0

I. ①福… II. ①布… ②路… III. ①儿童文学—图画故事—美国—现代 IV. ①  
I71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0741 号

福瑞迪与三兄弟

(FURUIDI YU SAN XIONGDI)

---

作 者: [美]沃尔特·布儒克斯

译 者: 路 玮

责任编辑: 崔人元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册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02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5120-0

定 价: 16.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 目 录

第一章	小木屋漂流记·····	001
第二章	巧遇福瑞迪·····	012
第三章	阿德尼拉姆出逃·····	027
第四章	豆豆农场·····	041
第五章	罗纳德结婚·····	057
第六章	机器童与操控师·····	070
第七章	计退狠心叔婶·····	079
第八章	拜泰姆报仇·····	092
第九章	马戏团老板伸援手·····	110
第十章	拜泰姆比摔跤·····	126
第十一章	福瑞迪乔装扮董事·····	136
第十二章	踏上征程·····	149
第十三章	智斗吉卜赛人·····	159
第十四章	R到底是什么·····	171
第十五章	三兄弟·····	182

## 第一章 小木屋漂流记



从前有个小男孩，跟你差不多大，他叫阿德尼拉姆·R·史密斯。要是别人问他“R”是什么，他会说：“哎，意思特傻，我可不喜欢。”他从来不说“R”的真正含义。要是别人问起怎么读他的名字，他会说：“读起来像个啤酒的牌子——黑拉姆；瞧，我是尼拉姆，前边再加上‘阿德’两个字，连起来就是阿德尼拉姆了。”我觉得这样解释还真不错。

他和叔叔、婶婶住在一座农舍里，农舍旁边是一条大河。叔叔、婶婶总是命令他做这做那。每天一放学，他就得开始干活儿，还要一直干到吃晚饭，而且吃过晚饭就得上床睡觉。赶上放暑假，虽然不用上学，他却必须从早忙到晚，一刻也不得闲。即便如此，叔叔、婶婶还不满意，常常大发雷霆。每次让他干活，他们都得喊：“阿德尼拉

姆！阿德尼拉姆！”这样的名字让他们简直烦透了。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名字每天叫上几百遍，任谁都会受不了。其实，他们可以叫他阿德或小德，或者干脆说：“孩子，过来！”但是他们没那么聪明，是想不出这些好办法的。

河水很深，水流很急，在安静的夜晚你可以听到河水哗哗作响，好像要急着去干什么似的。到了春天，哗哗的水声会变成愤怒的咆哮，河水涨得老高，有时还会淹没河岸，把鸡舍、篱笆、柴堆都一并卷入河里。就在这年春天，河水上涨，把地窖都淹了；阿德尼拉姆看见翻腾的河水中有牲口棚、门廊的木板，还有几截断桥，正打着转儿漂在褐色的水面上。

一天晚上，阿德尼拉姆和叔叔婶婶正在吃饭。天很热，开着窗户。河水湍急，发出隆隆的声音，这时要想说话得靠喊。“把黄油给我！”叔叔大吼。而婶婶则差不多在尖叫了：“把你的胳膊肘放下去！”叔叔、婶婶和平常没什么两样儿，所以男孩儿觉得他们并不担心河水上涨。

“阿德尼拉姆！”叔叔突然大喊。

“什么事，先生？”阿德尼拉姆高声回应。

“出去看看河水涨上来了吗？”叔叔大声命令。

于是，阿德尼拉姆放下碗筷，出去查看河边的那根木桩，那是他叔叔钉进地里用来测量水位的。

河旁的草地满是滑溜溜的泥水，河岸边有座小木屋，平常离水有八英尺高，现如今成了一座小岛。阿德尼拉姆

看着这座小木屋在夕阳下的剪影，祈望河水不要把它冲走。突然，就在他准备绕过木屋去查看水位的时候，听到了一声尖锐的狗叫，还看到了一个又小又黑的东西抓着木屋的栏杆，正在河水中挣扎、扑腾，一个细小的声音在喊：“救命！救命！”

阿德尼拉姆犹豫了，如果不马上回去报告水位，他肯定要挨揍的。可他只愣了那么一下，就脱掉鞋袜，蹚水走了过去。河水的阻力让他走起来有点吃力，但是幸好水只到膝盖。他迅速跑上木屋的台阶，身体靠着木屋的栏杆，一把抓住湿淋淋的毛皮，将一条小棕毛狗拽了上来。

小狗抖动身体甩掉水，打了个喷嚏，摇了摇尾巴，叫了两声，卧在地上看着阿德尼拉姆。说不上来这条狗是啥品种，它有两只耳朵，四条腿，一条尾巴，一个鼻子。正常情况下，鼻子是冰凉的，只有在吃坏了东西时才变热。反正就是一条狗而已。

“狗狗！”阿德尼拉姆喊了一声。

小狗站起来叫了几声，摇了摇尾巴，又坐了下来。

“哎呀，我还以为你会说话呢。可我明明听见有人在喊救命，不会真是你吧？”阿德尼拉姆说。

小狗搔搔耳朵，盯着男孩看了一会儿，迟疑了一下，说道：“是的，是的，是我喊的。你别告诉别人啊。”

“哦，我不会说的，但是狗——”阿德尼拉姆说。

“我叫佐治亚。”小狗说。



“哦，”阿德尼拉姆说，“佐治亚，我必须马上回到房子里去，我不能带着你，他们会赶你走的。但我会把你带到干爽的地方，到时候——嗯，要不你在这儿待几天吧？就待在仓库里，他们准发现不了。我会给你带些骨头或其他东西来的——”

“太好了，太好了。”佐治亚说，“一块骨头，或者硬面包皮，或是剩菜剩饭什么的——只要不是香蕉就行，事实上——”

“你不爱吃香蕉吗？”

“回头我再告诉你。现在我们还是离开这儿吧，好吗？如果这间木屋被水冲——”

“哦，没事。想把小木屋冲走，河水还得再涨高点儿。但是我得赶紧回去了。”阿德尼拉姆说完把佐治亚夹在胳膊底下，用脚在水里摸索小木屋的第一级台阶，就在这时，男孩瞥见似乎有个黑乎乎的大东西朝他们压过来。

“小心！”佐治亚喊道，阿德尼拉姆只来得及用一只胳膊死死地搂住小木屋的门柱，那个和木屋差不多高的大东西就朝他们砸了下来，像是要吞掉他们。还有一些小树枝划过男孩的脸，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这时，木屋也跟着晃动起来，突然，“咔嚓”一声，木屋和底盘分离，掉落在河水里。那棵倒下的松树把木屋罩得严严实实的。

幸运的是，小木屋牢牢地卡在树干的枝杈里，要不然早就掀翻了。木屋又晃了一阵子，这时，松树的树干撞

向河岸，将木屋推入了河水中央。这座小木屋就像一艘轮船迅速轻快地向前行进，上边还挂满了松树的针叶。过了好一会儿，阿德尼拉姆才从害怕中回过神来，他把小狗放下，从木屋里探出脑袋。

“天哪，我们已经漂流了一英里了，我回家的时候必须把木屋也带回去。”

“我倒是觉得你暂时不用担心。”佐治亚说。

“我可不这么想，”阿德尼拉姆说，“这条河越变越宽，都有上百英里了。佐治亚，你说我们会不会一直漂到大海里？而且我们也没吃的。”

“哎，你瞎担心什么呀？干嘛不好好享受这次旅程呢？”佐治亚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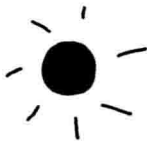
“享受？”阿德尼拉姆不解地问。他不习惯享受，也许是他以前也没什么可享受的，“也许你很享受，但我不，我只想回家。”

佐治亚听了，嗤之以鼻，说：“那好吧，你担心你的。你可别破坏了我的兴致。”说着他就走向木屋的另一边趴了下来。没过一会儿，它又走了回来。

“嘿，小子，我们不该争吵，你像极了我的主人。你不会有兄弟叫拜拉姆·R·琼斯吧？”佐治亚问。

“没有啊！”男孩说，“我叫阿德尼拉姆·R·史密斯，我倒是希望自己有个兄弟。”

“R是什么？”



“我不会和任何人说的，这个意思傻透了。”阿德尼拉姆回答。

“拜拉姆也坚决不说，”佐治亚说，“真有趣，不是吗？你俩都有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中间名，而且你俩长得又极像。噢，上帝，我真想回到拜拉姆的身边。真不知道没了你我该怎么活！”

“你住在哪儿？”阿德尼拉姆问。

“城里，离那条河很远。拜拉姆没有亲人，除了我。”

“他没有亲人？”阿德尼拉姆惊呼，“那你们吃什么，住在哪儿，或者——”

“他过去和姓琼斯的人住在一起，我猜他随了他们的姓。他说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他们对他一点儿也不好，他就跑了。我们住在铁路边上的一座旧屋子里。我们经常一起上街，我会翻跟斗，会乞讨，还会装死狗——这么做是有点傻——然后我举着他的帽子，人们会向里面扔钱。这足够我们买东西吃，尽管有一次我们吃了一个礼拜的香蕉。”佐治亚说着，浑身打了个颤，“我就是饿死也不再吃香蕉了。”

“后来这场大水来了，冲走了我们的屋子。我们走到你家前面的拐弯处，我滑倒了，掉进水里。我不敢叫喊，因为拜拉姆会跳到水里救我，那样我俩都会淹死的。于是我就使劲地游，终于到了你的小木屋。现在我俩分开了，

我都不敢想，也许我再也见不到拜拉姆了，他可是个绝顶聪明的孩子。”

月亮从云后现了身，黑夜逐渐有些光亮了，月光将湍急的河水照成了银白色。佐治亚从树叶的缝隙向外看，看着河岸上掠过的灯光，呼吸着潮湿的空气，不时地叫阿德尼拉姆看这看那，不一会儿，男孩便坐到了他的旁边。

“是不是挺有趣的？”佐治亚问。

“是的，可我现在老是想——”阿德尼拉姆说。

“你在想可能会发生的坏事吧！——是不是？”佐治亚问，“也许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呢。反正都是想，还不如想想可能会发生的好事呢。也许我们会漂到大海上，也许到那时，会有军舰或客轮来救我们；如果在船上生活，没准儿你能学会怎么开船，没准儿你长大以后会成为一名船长哪。”

“我能行吗？”阿德尼拉姆问。

“我不知道，”佐治亚说，“但有件事是肯定的：许许多多和你一样大的男孩子，将来某天会成为船长，可他们现在并不知道。兴许你就是其中的一个呢。”

阿德尼拉姆以前从没这么想过，现在这样一想，他的心情果然好多了。他和佐治亚假装在一艘船上，他是船长，佐治亚是大副。“大副，全速前进！”阿德尼拉姆喊道。佐治亚回应道：“明白，明白，长官！”然后佐治亚还说：“舰艇左前方有艘船，长官！”可能那只是一个漂

在水上的棚子，恰巧又离他们很近而已，他们还假装朝棚子发射炮弹。有一次，一个小棚子在他们旁边忽上忽下，于是他们准备射击，而恰好那个小棚子撞到了一棵圆木，撞得粉碎，就好像真让他们的炮弹给击中了似的，然后他们就尖叫欢呼。

他俩就这样玩了大约一个小时。佐治亚喊道：“船体右侧有村落，长官！”河岸的山坡上闪烁着许多灯光，河水边的汽艇连在一起，排成一队。许多人在探照灯下干活。他俩大声呼救，但是跟河水的咆哮声比起来，呼救声太小了，岸上的人根本听不见，而且小木屋在树叶的遮盖下根本看不见。就这样，两人又漂了过去，不一会儿，那些灯光离他们越来越远，变得模糊起来。

失去了获救的机会，阿德尼拉姆没觉着有多难受，这让他自己都吃惊不已。反正，就算得救了又怎样？不还是要回到叔叔、婶婶那里去嘛。“佐治亚，这可真够刺激的。”阿德尼拉姆说。

“快看，那是什么？”佐治亚说。

有个鸡笼跟在他们后面，上边还有东西在动。

“啊——嘿！你是谁呀？”佐治亚喊着。

一声软软的啼叫声传来。

“是只公鸡！”阿德尼拉姆说，“大副，准备，我们去救他！”

男孩紧紧地抓住木屋的栏杆，使劲地探出身去，但还

是够不着，除非那个鸡笼能追上来。突然，男孩想起了什么，他爬上了栏杆，伸手从屋顶拽出一卷鱼线。鱼线一端有铅锤，却没有鱼钩，那是因为阿德尼拉姆的叔叔怕男孩自己钓鱼吃，就摘下鱼钩放进自己的帽带里了。但这正是男孩现在需要的。

“站好了，叼住鱼线！”他命令道，然后抛出了铅锤。第一次没瞄准，第二次铅锤打中了公鸡的一侧身体，公鸡发出一声恐惧的叫唤，摔进水里，但此时他依然脑筋清醒，知道要用嘴巴叼住鱼线。过了一会儿，阿德尼拉姆把公鸡拽进了木屋。

公鸡竖起湿淋淋的羽毛，抖了抖，又放下，急躁地说：“我说，能不能瞄准点儿，你差点把我翅膀打烂。”

“嘿，听着，”佐治亚说，“我们把你从水里救上来，要不是我们你就淹死了，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船长，要不我们把他扔回去吧？”

“对不起，”公鸡说，“我再也不那么说了。不过，要是你们在鸡笼上面以七十英里的速度漂流，而且还一直不停地打转儿，有时转得你都站不住，你们也会烦透的。知道么，我还感冒了，本该多喝水的，谁料却喝了一肚子河水。”

公鸡清了清嗓子想打个鸣，可发出的竟是衰弱凄惨的嘶叫，这可把佐治亚逗乐了，连阿德尼拉姆，这个从没有真正开心过的孩子，此时也笑了起来。

“我说你们这帮家伙，”公鸡愤愤地说，“不就是有点哑么，没那么高亢罢了，不是么？——竟然嘲笑一个感冒患者？”

“公鸡呀，你这哪是打鸣，是噪音。我要是你，现在就低调点儿，”佐治亚说，“别生气啦，我们可是一条船上的，哈，这倒不错，不是吗？——全在这条船上。”

“这有什么可乐的？”公鸡问，“我们确实在一条船上呀，难道不是么？”

“当然啦，我就是这个意思。”佐治亚说。

“也对啊，我们算得上‘同舟共济’啦。有意思，嗯，真有意思。”公鸡说。

阿德尼拉姆拿出自己的手绢，帮助公鸡擦干身体，还把公鸡裹进自己的衣服里，好让他暖和一点儿。没一会儿，公鸡睡着了。

“我们也睡会儿吧，”佐治亚说，“船长，你用鱼线把我们绑在一块儿，这样睡着的时候就不会掉到水里了。”

于是，阿德尼拉姆就把鱼线先在自己腰上缠了几圈，然后又穿过小狗的项圈，最后绑在了木屋的栏杆上。他们这才紧挨着躺了下来。这下暖和了，急流的咆哮声似乎也没那么恐怖了，倒让人昏昏欲睡。阿德尼拉姆听着水声，看着月光照耀下的松枝黑白相间，过了一会儿，他翻了个身，没有打扰伙伴们，就睡着了。

## 第二章 巧遇福瑞迪





作为一只公鸡，天不亮就得起床，还得打鸣叫醒同伴，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大多数公鸡都觉得自己身兼重任，他们意识不到，即使自己不早起打鸣，其他同伴也一样会醒来。那只获救的公鸡正是如此。他从阿德尼拉姆的外套里探出头来，看到东边的天空呈现出一片朦胧的粉色，虽然这时公鸡还想再睡个回笼觉，但他并没有把脑袋缩回到男孩的外套里，而是说：“噢，上帝哪，我得叫醒这帮懒鬼。”于是，公鸡急匆匆地钻出来，抖了抖身体，使劲一跃，跳到小木屋的栏杆上，深吸了一口气——

我的上帝！这是在打鸣吗？一般来说，打鸣得发出像“喔喔喔”的声音，而这只公鸡的叫声那叫一个难听，“昂昂昂”的就像刺耳跑调的笛声一样，看来公鸡的感冒还真挺严重。